

秋天的好

杨吉平

四季之中，我最喜欢夏天，只因了夏的生机勃勃。但那天看到小张老师的一句话，却也感到了秋天的好。小张老师说：“秋天的好，就在于时光很闲散，春天种植了，秋天收获了，你才能守住一份安然，一份心安理得。”

秋天的好，在于时光的闲散。人的一生，大部分时间在忙碌中行进，有目的、无目的地行进，少有闲散的惬意与从容。秋天没有夏天的炎热与焦躁，高旷的蓝天与清爽的微风会让人平静下来，安静下来。秋天也没有春天的渴望与期盼，该成熟的已经成熟，该飘落的已经飘落，一切都有了着落，一切都有了结果。挂在树上的红得耀眼，

吊在架上的黄得夺目，长在秆上的沉得庄严，藏在土里的则给人以种种遐想。山里的苹果是人们一年的希望，那红得发亮的苹果红是山里人的吉祥色，漫山遍野，醒目而热切……

秋天的好还在蓝天上。天还是那个天，却是一年中最高旷的天，最清澈的天。站在高山之巅，仰望晴空，会觉得天离你越来越远，跳进去，你会融化在蓝天里面。在秋日的阳光下，在老家的槐树下，一张石板桌，几把方凳，茶烟袅袅，秋风飒飒，何其闲适，何其悠游。此时的阳光，没有夏日的酷烈，也没有冬日的高冷，只有秋日才有的温馨，如恋人的目光，如母亲的触摸。

秋天的好还在山野间。少时读伟人的诗词，读到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，眼前就会浮现出遍地黄花的美景。深秋时节，在山里的道旁沟畔，背阴处的山坡，

会有一簇一簇的小黄花，带着蒿草与菊花的香味，这种奇异而充满泥土气息的味道，让人在沉静中得到一种欢快。花很小，但每一株都星星点点地挂满了花骨朵，开起来便是一片花海。那种令人亮眼的黄花，仿佛璀璨的银河，遥远神秘而又宁静和谐，让躁动的心得以回归安宁。

秋天的好还在这一场场秋雨。秋瑾题写过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的悲情诗句，但那是巾帼女杰当时的心境，在和平时代的今日，我很喜欢秋雨。虽然有些草木在秋天已开始发黄，但还有许多草木依然绿油油地生长着，它们需要雨的滋润，需要雨的沐浴。秋雨的好处是细雨绵绵，那种带着凉意和温情的细雨，让人舒爽。路边的麦冬草在干旱的夏日没有好好生长，而在秋日的细雨中变得翠绿油亮。

杜牧有一首写秋雨的诗《怀

吴中冯秀才》：“长洲苑外草萧萧，却算游程岁月遥。唯有别时今不忘，暮烟秋雨过枫桥。”诗写友情，而笔下则是一片秋日美景。暮烟秋雨，风吹草动，好一幅秋天的旖旎风光，让人在忧郁中感受一种凄迷的情怀。

秋天的好更在于秋光与乡情之间莫名的牵连，那种凄清与温暖、陌生与熟悉、萧条与蓬勃、寂寥与热烈，一组组复杂的情怀组成了难以割舍的乡情与乡恋。那年秋日回乡，徘徊清水河畔，我情不能已，赋诗抒怀：“故里重回一梦中，青山几易旧时容。清河不见潺潺水，故道频开穗穗红。人祖峰奇人未至，梨园路远意先空。当头烈日高高照，何处秋风望断鸿？”

秋天的好还在于它紧接着寒冬，这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，珍惜小张老师所言的那份安然，那份心安理得。

偶遇一丛“羊奶奶”

郝妙海

周末在家，觉着无聊，便下楼出了小区，沿治峪河北岸向东缓步而去。

尚未走出百米，我就被左侧的一丛植物吸引住了。身边是一溜约10米宽的绿化带。绿化带后面，还空了四五米宽，稀疏地种了一些海棠树，枝头挂着或红或黄的小果果。再往后，则是小区建成时安装的一排铁艺围栏。这丛植物，即攀附在围栏上。远远看去，应是我打小就十分熟悉的“羊奶奶”。

为了确认，我多走几步，从一个绿化带的豁口处绕行到了这丛植物跟前。这一下，枝蔓顶端细小的簇簇白花，以及一根根细细长长的角角，都看得真真切切，的确是“羊奶奶”。那些小花，一朵朵都张着五片桃形的花瓣，围着中心白色的花蕊。而那些小角角，大都比筷子还细些，约10厘米长，除少数还呈嫩绿色外，大都绿中泛紫，显然已近成熟。拨开枝叶细寻，才发现缠绕在这三四米围栏上十分稠密的，竟是同一株“羊奶奶”。我此前曾无数次从此经过，竟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。

这些年，绿化几乎普及到了城市的每一个犄角旮旯，在我们的身边，出现了越来越多陌生的花草树木，它们把我们的环境装扮得五彩缤纷。但同时，许多小时候熟悉的野花野草，却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。偶尔发现一株，都会带来一丝小小的惊喜。这株“羊奶奶”，即是如此。

小时候，老村周边有大片大片的荒草滩，荒草滩中，生长着各种野生作物。“羊奶奶”，无疑是其中记忆最深的一种。这是因为，它的果实，即那个细细长长的角角，可以吃。入秋以后，“羊奶奶”的果实逐渐长成。此时，剥去它嫩绿的外皮，里面是同样嫩绿的细长的芯，咬一口，脆脆的、甜甜的，十分好吃。当年，这些野生的小果果，如酸枣、马

茹、红瓢子、雀儿馒头头、枸杞……都曾带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很多美好的记忆，至今难忘。

“羊奶奶”的角角成熟后，到冬天会自动开裂。这时，角角内一粒粒细小的黑黑的种子，便会借机挂在像蒲公英一样的绒毛上飞了出来。这应该就是专家们为这种植物取名“鹅绒藤”的原因吧。而在这些角角成熟的过程中，有一段时间，若折断这些角角，折断处会渗出一种白色的黏稠液体，像极了奶汁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大名“鹅绒藤”的植物到了孩子们口中，就成了“羊奶奶”。

这种作物被叫作“羊奶奶”，而没被叫作“牛奶奶”或其他什么“奶奶”，似乎也是有原因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还储存着一首儿歌。其前面几句是：“一背背，两背背，背的老娘啊伙吃奶奶。老娘问你几岁嘞，和咱的羊羔羔同岁嘞……”小时候妈妈抱着我哼这首儿歌时，我一直就觉着儿歌中孩子吃的奶奶，就是羊羔羔的妈妈提供的。因为那时，也即上世纪50年代初，一个家庭条件不错的邻居，为了解决其孙孙奶不足的问题，就专门买了一头奶羊养着。

在唐孟诜所著《食疗本草》中，就有“羊奶亦主消渴、治虚痨、益精气，补肺、肾气，和小肠”的记载。据有些资料介绍，中国人食用羊奶的历史，甚至可远溯到几千年前。而奶牛，是在19世纪中叶由欧美商人和传教士引进中国，并且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培育、杂交、选育之后，才在我国得到推广和应用。其在民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显然比奶羊差了十万八千里。也正因此，在遥远的年代，当孩子们从这种作物的角角中挤出奶一样的汁液时，唯一能想到的，怕就只能是羊奶，脱口而出的，也只能是“羊奶奶”了。



残荷之韵

杨应和

“冷碧新秋水，残红半破莲。”随着天气渐渐变冷，白居易的诗句在我心中轻轻回响，引领我步入荷塘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羞涩地探出云层，荷塘便在这朦胧胧眬中一下子苏醒过来。薄雾如轻纱般缭绕着，将荷塘装扮得如梦似幻，宛如仙境一般。远处的山峦，近处的树木，都在这轻纱的掩映下变得柔和而遥远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温柔地包裹起来。

雾散云开，荷塘方显面貌。漫步于荷塘之畔，我的目光被一片萧瑟的景象所吸引，那满池的残荷，在秋风中摇曳，尽显颓败之态。曾是夏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的荷塘，荷花亭亭玉立，荷叶碧绿如伞，满池生辉。而今，荷花早已凋零，荷叶也泛黄卷曲，宛如饱

经风霜的老人，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。然而，正是这份萧瑟，让我感受到了残荷的独特魅力。

那些枯黄的荷叶，虽已不再繁茂，仍挺立在水中，仿佛在诉说着夏日的辉煌。它们的茎秆，虽然不再挺拔，却依然坚韧，承载着岁月的痕迹。那些破败的荷叶，犹如一幅幅写意画，泼洒着深秋的凄美与哀愁。每一片残荷，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份厚礼。它们失去了夏日的娇艳，却收获了秋日的静美，它们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生命的价值。残荷化成的莲蓬，里面孕育着新的生命——莲子，它和静静地躺在淤泥里面的藕，都等待着来年的那一天，再次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辉煌。

生命何其短暂，荷花在轮回与更迭中，无论是繁华还是凋零，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着独特的风骨与韵味，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深秋的荷塘，仿佛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，它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与世无争。

望着这一片残荷，我不禁陷入了沉思。残荷之韵，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得意与失意的时刻，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坚韧不拔的心，勇于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挫折与困难，就一定能够在逆境中绽放出独特的光彩。

在这个萧瑟的深秋之日，我愿与残荷一同坚守，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。